

讀書心得

<「不以善惡論之」韓非人性論之討論>讀後心得

梁慧娟*

作者：傅玲玲(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)

刊名：《哲學論集》

卷期：2007年7月第40期(第79頁至第96頁)

摘要：

本文主旨對於韓非「人性」觀點予以探究，並討論其是否為「性惡」之主張，為能深入此一主題，作者就先秦時期「人性善惡」之論點予以耙梳，以之對照韓非「人性」之說，欲以凸顯韓非人性論點之特色。

首先探討韓非「自為心」的人性觀點，認為韓非所謂「利欲之心」乃是人的普遍本性，其表現於行為上即為「好利惡害」的傾向，是以「計算之心相待」的關係，人與人之間是經過盤算的、是務實的(也可說是現實的有利我趨、有害我避)之特質。

次論韓非的「人性論」在政治思想中的運用，曾謂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」。韓非認為人的本性好利惡害，國君治國自然應當順應人性以操賞罰之柄，實乃治國之必要手段。最後就韓非的人性論是否為「性惡論」予以評論。

個人心得：

韓非在後世觀點中，除了是戰國末年的法家集大成者，亦為當時出色的政治家與哲學家，而本文作者傅玲玲(以下稱作者)則是現代哲學學者，在中文課老師引導下，學習使用東海大學圖書館的資訊搜尋了數十篇文章，最後擇定作者所寫這篇討論，希望能更深入地認識韓非子，特別是藉由現代哲學家眼裡來探視古代哲學家應該是更有趣味的，至少我覺得柔軟多了。

五千多年來中國別的不說，光是改朝換代就讓我們在讀歷史的青春期背得是死去活來，一下子興盛一會兒衰敗的歷史，恐怕是那些番邦(倒底誰是番?)望塵莫及。而韓非恰恰就出生在那種我想滅了你，他想吞了我的戰國亂世中的「韓」國，當時，美人似的韓國正遭到秦國的覬覦，而如何拭去那秦國垂涎的唾沫呢？實在是韓非心頭最在意的了，該如何是好？對一個漸漸沒落的貴族後裔來說，救亡圖存實在是太重要了(起碼就先保障了自己氏族)，韓非藉由觀察當時百姓、當權者的行為與自己真實生活的體驗，建構了「自為心」的理論，而在<八經>中有「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，人

* 東海大學進修部法律系二年級

情者，有好惡，故賞罰可用，則禁令可立，而治道具矣」的政治哲學。不過作者爲了避免獨斷，在本文也引述多位認爲韓非乃繼承荀子「性惡論」之觀點的學者對「人性說」的評論，來對照本文作者眼中的韓非「實在不是性惡論者」的看法；作者寫道：「就韓非而言，人性實爲政治上的工具，屬於工具價值而非道德價值，故韓非不似孟、荀以道德判斷而論證人性之『善』、『惡』，因此，韓非並非性惡論者。」

對於作者此番觀點，我實在是心有戚戚！這當然也是選擇這篇文章寫心得的主要原因。記得在某一堂中文課中，謝老師曾談及現今仍有許多的老人家(生於民國初年者)仍然緬懷日治時期的「夜不閉戶」、「鄰里無盜」，難道當真是日本人統治的下的台灣治安比較良好嗎？其實在那個年代能吃上一口飯都算有錢人(多數人吃的是蕃薯籤糜)，日本政府給老百姓米糧多爲配給，戶戶總有某些個人吃不飽，大多數人窮得根本就無隔夜糧，盜又何可盜呢！當然大門也就甬關了還能圖個涼快。由此推估韓非會有「自爲心」的思想必然是有脈絡可循的，設想韓非在當時的生活背景；韓國的君主無能、國力正值最耗弱的狀況下，內有朝中大臣亂政，外有他國垂涎，莫怪韓非會心急如焚，可惜的是他又不很受賞識，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有點做法來改變岌岌可危的國勢？如果要依荀子的方法從教育做起，慢慢教化人性會不會太緩不濟急？就是這樣的時空背景才發展出韓非認爲國君應該順應「趨利避害」之人性的「自爲心」的論述，就像是要殺癌細胞選擇化療而不能等身體自行產生抗體，因爲體質已不若從前了。

因此，韓非「趨利避害」的觀點乍看似乎對於「人存在的意義」、「生命的本質」、「人的自我實現」等人生哲學全然不在意，其實依我淺見，僅是實際的(功利的)將之暫且先放一邊不加以探討，而非不明究竟的不予關切，畢竟化療的藥物也同時會殺死部份好細胞的！看看韓非在〈五蠹〉篇裡也曾美言孔子說：「仲尼，天下聖人也，修行明道以遊海內，海內說其仁、美其義；蓋貴人者寡，能義者難也。」故而，對於一心急著富國強兵的韓非而言，如果連國家都讓人給滅了，那禮樂仁義又有何用？因此，實難苛責其「人性論」相矛盾之處。因爲若不以此觀點看韓非，那麼，直接將韓非視爲「性惡論」者，會否如本文作者結論所述之：「將人性內涵予以工具化，忽略了『人』生命意義的探求，……脫離了對『人』生命的關懷，又能將「人」帶領至何種境地？」之遺憾與迷惘。